



谢士炎：暗夜中的追光者

冯雪利 刘敏

1948年10月19日，南京雨花台刑场在一阵枪响之后，5名烈士倒在血泊中。他们就是秘密战斗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人称“北平五烈士”的谢士炎、丁行、朱建国、石淳和赵良璋。其中一位更是官居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处长，他就是谢士炎。

以身试险追求光明之路

谢士炎，1912年生于湖南省衡山县。谢家为国民党陆军军官门第，家族中多人担任国民党高级军官。1926年，14岁的谢士炎跟随伯父赴南京开始军旅生涯。

1937年，25岁的谢士炎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党第八十六军。1942年衢州之战，谢士炎率团与10倍于己的日军鏖战数昼夜，歼敌2000多人，击毙日军旅团长，被誉为“武状元”。1945年，日本投降后，谢士炎参与芷江洽降，并担任武汉前进指挥所主任，负责接收日伪部队。也正是在国民党“五子登科”式的接收过程中，谢士炎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和反动，使他对国民党越来越失望。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越来越得到谢士炎的认同。1946年8月，谢士炎按照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的要求，拟定一份进攻中国共产党占领地军事重镇张家口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呈送孙连仲批准后，谢士炎决定将此计划呈送中国共产党。但怎样

才能联系到共产党呢？

谢士炎想到了曾经给他介绍进步书刊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外事处副处长陈融生，回想起两人的交往经历，他感觉陈融生应该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谢士炎决定以身试险，在一天晚上“夜袭”陈融生。控制住陈融生后，谢士炎非常严肃地告诉他：自己要加入共产党，并愿意呈交国民党进攻张家口的详细计划；同时表示，若事情泄密，两人只能同归于尽。

谢士炎的判断没错，陈融生确实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陈融生最终通过中共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徐冰，将作战计划交给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很快，情报被送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手中。看过情报后，聂荣臻不无感慨地说道：“能把敌人进攻张家口的作战情报搞出来，可不简单哪！”

谢士炎以一种冒险的方式，找到了中国共产党，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要求为党工作，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光明之路。

“国民党少将处长”秘密加入中共

谢士炎身居国民党高位，身份特殊。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吸收谢士炎为秘密情报员，负责收集国民党高层的各种情报。谢士炎成为党隐蔽战线上的一名尖兵，经常为党提供重要情报，甚至还把蒋介石主持召开涿州军事会议的主要内容及时通报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

1947年初的一天，陈融生通知谢士炎组织要找他谈话，当谢士炎坐上一辆汽车后，才发现汽车上找他谈话的竟然是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谢士炎表示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叶剑英叮嘱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利用这一身份帮助共产党工作。

2月4日，东直门海运仓胡同，在叶剑英见证下，谢士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了自己的革命誓词：“余誓以至诚，拥护共产主义，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为

无产阶级革命，尽终生之努力。”一名国民党少将处长，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谢士炎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誓言，默默地为党和人民工作。

入党后，谢士炎化名谢天纵、刘复，秘密从事情报、兵运工作。1947年春末，第十一战区司令部撤销，改为保定绥靖公署，指挥部迁保定，谢士炎仍任军务处少将处长。临行前，谢士炎专门向党组织汇报情况。到达保定后，谢士炎一直是保定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重要成员，多次出席军内重要会议。利用这一合法身份，谢士炎在国民党军队高层从事情报工作，并被编入北平地下情报系统。他多次获取敌人机密情报，并及时转送党组织，陆续为党提供了国民党特务在解放区设立的秘密电台及美国为国民党政府拟定训练特种部队的计划等重要情报，为华北、华东的解放作出重要贡献，并多次受到中共中央通电嘉奖。

“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

国民党重要军事情报屡屡泄密，战场上屡次惨败，使蒋介石极为恼怒，严令特务机关迅速侦破国统区的中共秘密组织。1947年9月26日，北平地下秘密电台被破获，台长李政宣叛变，谢士炎被秘密逮捕。

起初，谢士炎被关押于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保密局北平站特别行动组组长谷正文参与了抓捕审讯工作，在他极力自我吹嘘的回忆录中，却对谢士炎非常恭维赞赏：“当谢那坚毅的双眼向四周逼视过来时，我顿时心慌意乱地犹豫起来，草草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便匆匆从后门‘逃走’了。”第二日，审问继续，谷正文问谢士炎，为何以国民党将领身份替共产党做事？谢士炎答道：“党的名称并不重要，它们只有好坏之分。我在国民党部队很多年，经历过很多阶层，所以我有资格批评它没有前途。至于共产党，我至少欣赏它的活力、热情、组织与建设新中国的理想，因此，我选择我欣赏的党。”

面对重重审讯，谢士炎坚定信念、坚贞不屈，他心向光明、胸有朝阳，精神上始终处于胜利状态。1947年11月，谢士炎被押送南京。党组织和亲友多次设法营救，但因案件由蒋介石亲自过问，一直没有成功。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党节节败退，丢城失地，蒋介石恼羞成怒，重提搁置一年多的“泄露军机”案，并亲自下达处决令。1948年10月19日清晨，谢士炎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临刑前，谢士炎赋诗一首：“人生自古谁无死，况复男儿失意时；多少头颅多少血，续成民主自由诗。”他用一首绝笔诗表达自己的无悔忠诚，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坚定信仰。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当天，叶剑英致电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渠、政委袁仲贤，请他们务必在国民党监狱中寻找谢士炎。当得知谢士炎已于5个月前遇害的消息后，叶剑英痛心地说：谢士炎牺牲得太早了。据《学习时报》

鲁迅巧释咬舌语



20世纪20年代，剧作家陈梦韶根据著名小说《红楼梦》编写话剧《绛花洞主》第四幕“戏谑”时，对《红楼梦》第20回中的一句话不甚明白。原话是史湘云戏谑林黛玉的：“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呀，厄的去’！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眼里！”其中，“爱呀，厄的去”究竟是什么意思，陈梦韶查了许多《红楼梦》的批注本，都没有得到恰当的解释。

1926年10月，鲁迅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当讲到《红楼梦》时，陈梦韶便

向鲁迅提出了这个问题。鲁迅沉思片刻，作了这样一番解释：这是史湘云打趣林黛玉的话。史湘云咬舌，语音不准确，叫贾宝玉“二哥哥”，变成“爱哥哥”。林黛玉打趣她说：“倘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上来，只是‘爱哥哥’地叫，明天赶围棋，又要把‘么二三’说成‘么爱三’了。”湘云受黛玉这样打趣，也来个反打趣，笑着对黛玉说：“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愿明后天，得一个咬舌子林姐夫，做你的好伴侣。那时候，你时时刻刻会听到他叫你：‘唉呀，我的妻！’”谢天谢地，那时才活现在我的眼里！”经鲁迅先生这样一番详细解释，陈梦韶一下子茅塞顿开，恍然大悟。

不久，陈梦韶根据鲁迅先生所作的解释，修改了剧本第四幕。1927年1月14日，鲁迅特意撰写了《绛花洞主·小引》，先是对《红楼梦》的主题解读为：“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文末则对陈梦韶的话剧剧本《绛花洞主》作了高度评价：“我不知道剧本的作法，但深佩服作者的熟于情节，妙于剪裁。灯下读完，僭为短引云尔。”

周惠斌 据《人民政协报》

梁启超五十谈天命

梁启超有个学生叫李任夫，他在《那时的先生》（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书中回忆，1923年，梁启超50岁生日那天，在北京某女校作过一次重要演讲，题目是《知命与努力》。在梁启超一生的众多演讲中，融合亲身经历和人生体悟的并不多。梁启超前半生奔走呼号，鼓吹共和新民，后又回归书斋，潜心学术，世事沧桑，白云苍狗，又恰值五十岁生日，难免大发感慨，他举起右手指着一堵墙说：“人生五十，是一生的里程碑，所以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这是孔子从几十年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一句很有意义的话。所谓天命是什么呢？绝不是八字先生所谓的命，而是通过自己躬行力践认识到的一个道理。譬如我前面的那扇墙，我今天就想努力把它推倒，是不可能的，努力是要的，但在看清楚客观环境之后，明白了自己主观上纵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我今天不可能把这扇墙推倒了，这即所谓天命。换句话说，天下事物都有个分际，有个限度，我们所谓努力，只能在这个分际和限度之内去活动。”

李任夫回忆，梁启超越说越激动。可是出乎意料，他的口才赶不上他的文才。在行文上他可以做到下笔万言，得心应手。然而在讲演上，他却做不到口若悬河。在紧要关头，“他往往是将两手交叉胸前，好似准备与人搏击的姿态，非常紧张。”

梁启超联系自己的经历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改造中国，中间奋斗了几十年，成了今天的我，但中国还是这么乱，这么落后，既不能富，也不能强。为了改造中国这个理想，我不知道付出了多少代价，是人所共知的，难道说我不努力吗！可是，到了今天，五十岁的今天，我已认识到这个改造中国的大任，已不可能在我有生之年完成了，这就是我的天命观。……我虽然尽了几十年的努力，不过为各位做个开路先锋而已。”

梁启超一番感叹唏嘘，在李任夫看来，当时的精神风貌已比不得戊戌政变前后那样朝气蓬勃了。这也许就是他不再搞政治活动而走向学术王国的原因吧。秦千里 据《人民政协报》